

「紅色十月」二三事… 「獵殺紅色十月」？ ……啊，是你翻譯的呀！

"Red October" Anecdotes, "The Hunt for Red October"
- Ah, you translated it, right?

著者／陳潮州 Chen, Chao-Zho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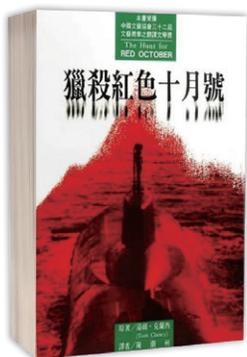
經歷 美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機械工程碩士

現任 海軍軍官學校兼任教師

前言

民國 79 年 (1990 年)，在海官校作戰組任內翻譯本書時，畢業 17 載。如今一晃，離開母校已半個世紀。雖然，這多年來，國內暢銷書排行榜上，後浪推前浪，不知已更換過多少鉅作，但，只要有朋友提

起這本當年暢銷排行榜榜首「獵殺紅色十月號」時，初相識的友人，總會說…*啊，是你翻的呀！*



如今，適逢畢業 50 週年，補贅些翻譯此書相關情事，以饗喜愛此書讀者。

起念

譯作是民國 79 年翻的，但早在民國 74 年 (1985 年) 春，該書甫於美國創下出版五個月，即再版五次，同時蟬聯美國暢銷書榜連續 20 週時，即動心起了念。

當時託友人自美購得原著，迫不及待看完，即有心動筆，但平素雖偶爾翻譯過一些小品，自娛娛人，但這麼大堆頭東西，倒從沒嘗試過。因此，75 年底，翻了第

一、二章，就塞在書架一隅，積灰蒙塵。如此一晃兩三年，中間看過坊間另一譯本，叫「紅色十月搜尋記」（譯者張穗芳女士，據聞出身台大英語系）。但，每上手總不忍再睹，因為讀來極其生澀。泰半是因為諸多海軍科技、兵器，術語，外人難窺其豹，而艦上生活習俗，未曾身歷其境者，更難感同身受。最重要的是，該譯本忽略了原作中那份對海的依戀情感。就一個經歷過海上風霜者立場，譯作裡要是缺了海軍生涯中的血、汗、淚、和笑，充其量也只是一部逐字逐句對照的英翻中，勤翻英漢字典，任誰都作得出來。每想到如此譯本也能再版又三，不禁為雷明斯艦長，和傑克·雷恩等主角的遇人不淑，扼腕叫屈。同儕中相熟者，談及此事，亦莫不慨嘆，佳作未能妥為傳譯流廣，引為憾事。

民國 77 年底，當時的校長顧崇廉中將，訪美後帶回 GDW Game Designers' Workshop's 所出的「魚叉海軍兵棋 HARPOON Naval Wargame」，在指導說明裡，看到原書作者湯姆·克蘭西 Tom Clancy 寫的序文，提及美國海軍參謀大學及戰爭學院已將「獵殺紅色十月」一

書，列為受訓學官必修的反潛作戰教材，這才又再觸動我提筆心意。正好當時獲悉，派拉蒙影片公司已著手將該書改拍成電影，益發促使我再譯此書動機。

過程

民國 78 年 5 月，重拾塵封已久紙筆，開始正式動手翻譯。當時電腦尚不普及，無法藉鍵盤輸入，只得日以繼夜地爬格子，一筆一畫、一個字一個字地以手書寫。半年下來，600 字格子稿紙，用了 1200 多張，前後計 60 萬 4000 餘字。手稿於同年 (1989 年) 12 月 31 日，趕在最後一天子夜零時完稿。然後再藉由家人與好友相助，一個一個字地敲打鍵盤，轉換成文字檔。最後，交由「尖端科技雜誌社」出書。

迴響

1. 出版後隔年 5 月，承蒙國內翻譯名家黃文範先生賞識，推薦遴選後，榮獲民國 80 年 (1991 年) 中國文藝協會，第 32 屆中國文藝獎章 Chinese Literary Award 的翻譯文學獎。評語為：譯筆



極流暢，尤以其海軍專精，無比熱情，譯作「獵殺紅色十月號」一書六十萬言，一氣呵成，生動通順。

2. 同年 10 月，日本海上自衛隊士官學員赤羽太郎先生，以漢字親筆書寫明信片一紙，郵寄海軍官校作戰組，表達對譯著的欽佩與譯作的激賞。

3. 國內知名的「星光出版社」第一個發行此書譯本，稱「紅色十月搜尋記」。稍後我翻譯的「獵殺紅色十月」出書，承蒙廣大讀友群喜愛，並僥倖獲獎。「星光出版社」輾轉聯繫上我，表示極為賞識譯筆，希望我能接手，繼續接著翻湯姆·克蘭西的一系列大作。我原本即非常仰慕克蘭西先生的文采，慨然應允，並將「紅色十月」版權與後續發行，交由「星光」全權處理，預備繼續翻譯。

不過，天難從人願。當時的自己，方全職投入留學補教工作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每週，得昏天暗地、披星戴月地，於北 - 中 - 高補習班間往返奔波，無以專職從事譯作。遂於翻譯了第二本「愛國者遊戲」後，收筆作罷。晚來回顧，也頗為遺憾。

4. 「少女的心，是海軍最好的錨泊地」。

官校海波社發行的書籤裡，這一張最是暢銷。猶記譯作初版發行不久，一位官校學弟，喜愛譯作不說，還推薦他女友一定拜讀。有趣的是，女友不但仔仔細細看完全書，還別出心裁地標註出書中所有錯別字，再請男友轉告勘誤，例如「俾」葉、雙「俾」進三…等，誤用了「車」的別字。這一對當年的情海佳偶，不知後來修成了正果沒有？

5. 小犬就讀台大化工系時，大二學期軍訓課的教官出身海軍。某一堂海軍常識課，教官手持「獵殺紅色十月」，跟台下學生大力推薦，說這本書非常值得一讀。兒子下課後趨前找教官，說剛才那本書的譯者是他爸。教官一聽喜出望外，緊握小犬手，不住地說：太好了、太好了，是我的大學長呢。事後知道，那位教官，是 64 年班的程振中老弟，以前也是同一隊（第一隊）學弟，跟好友 TK 還同一個寢室過。甚是有趣。

6. 譯作上市未幾再版，在官校作戰組，收到一封輾轉郵寄到學校的書函。是一位 39 年班老學長（名字給忘了，真是大不敬）親自用毛筆楷書寫的。原來，大學長當時擔任「陽明海運」董事長秘

書，看了「紅色十月」，大學長這麼說…「思湧奔騰澎湃」，彷彿回到早年台海執行任務時，那般「波濤相湧，生色氣勢壯闊」，讓人懷念不已的日子。

7. 台大海洋研究所，海洋地質暨地球物理系王教授，同時亦為「海研一號」研究船研究團隊負責人，因為對譯作內容偏愛欣賞，特以台大海洋研究所之名，發函海軍官校，邀請譯者以「紅色十月」翻譯心得，及「潛艦水下作業環境」為題，到該系所向師生講演。我請了作戰組黃樹智教官與我同行齊赴台大。65年班的樹智老弟，出身潛艦戰隊，歷練過各個不同艦上職務，資歷完整，經驗豐富。事實上，樹智老弟也是譯作中許多潛艦作戰專業術語的第一手諮詢顧問。講演當天，承蒙台大海研所所長蒞臨致詞，系所的多位教授，博、碩班與大學部學生，數十人參與。演講後座談時，彼此熱烈交換意見，雙方都獲益良多。
8. 譯作出版時，國內尚未實施智慧財產權法，但為尊重原作者湯姆·克蘭西，及發行該書的「美國海軍學會出版社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ess-

USNIP」，為版權問題，特別請教當時「理律律師事務所」的李念祖律師，並致贈譯作一本。

多年後，膺任國大代表，及東吳大學法學教授的名律師，針對國內某法律議題，接受 TVBS 電視台訪問。專訪播出時，鏡頭裡，李律師身後整整一大排書架上，擺放著各式各樣法學專書與論述著作，其中，最為突顯的，卻是大紅書背的「獵殺紅色十月」，譯者與有榮焉。（註：譯作後來獲得代理版權的大蘋果公司正式授權。）

9. 民國 82 年 (1993 年) 自官校退休，因緣際會躋身留學補教界，每週南來北往奔馳於各地補習班。某次，北上自強號途中，瞧見一位身著雪白制服的官校三年級老弟，手裡正捧著厚厚一本「獵殺紅色十月」，聚精會神地讀著。看在眼裡甚是開心，可惜車上旅客擁擠，未便跟那位老弟打聲招呼，自我介紹一番，或留個親筆簽名。
10. 左營果貿眷村第三棟前面，有一小塊空地，每逢假日，聚集不少自營擺攤的商家，大大小小，林林總總，什麼東西都賣，也任憑買家殺價，形成別具特色



的「跳蚤市場」。中間路口，有一攤賣舊書的。四年前一個假日，與印尼籍看護推著母親輪椅，東瞧西看地悠閒逛著，猛然瞧見一大堆舊書裡，竟然有「獵殺紅色十月」譯作，而且完好如初。趨前一問，老闆出價 100 元，還極力推薦，說是暢銷書，翻譯得很好，還得過大獎…等等。看在老闆極力推薦份上，我二話沒說，如數付錢買下，順手交給輪椅上的母親捧著。回家路上，問母親知道那是本什麼書嗎？中過風，且已中度失智的老娘，掂起厚厚的書，毫不猶豫地回說，「是我老大翻譯得了獎的書啊！」。當下聽得我兩眼濕潤，真是知子莫若娘！

11. 今春二月，年班南部同學，於四海一家春酒相聚。席間，在母校圖書館服務的同學夫人趨前問我，手上還有沒有「獵殺紅色十月」，因為，圖書館裡的那幾本藏書，多年來，經前後各年班學生，來來回回借閱，翻讀得書不成冊，散落得不成樣了，希望能補充一些。恰好手頭尚有陳書。因此，打算捐贈母校圖書館幾冊，希望喜愛此書的後期學弟妹們，欣賞之餘，能繼續批評指教。

12. 兩個月前，因投稿母校校刊，認識了現在的上校教育處長，88 年班鄧志忠老弟。據他說，還是學生的時候，就對「紅色十月」百讀不厭，同時發下宏願，希望將來能得到兩個人：小說原作者湯姆·克蘭西，及譯者本人親筆簽名。

與我相差 26 個年班的鄧老弟，66 年次生，換句話說，我畢業那年（民國 62 年），他尚未出世。而「紅色十月」出書時（民國 79 年），他才年方 13。不過，畢業自首府台中二中的高材生老弟，後來捨國內一流大學，選海軍官校就讀，想來必是冀望有朝一日，能在海疆上揚眉吐氣。

歷練過海勤及陸上各個不同職務，擔任過萬噸級作戰艦「基隆號」艦長的他，上個月，帶著那本愛不釋手譯作，登門請求簽名。真是讓人欣慰的美事一樁。

自己不才，半世紀前畢業時的豪情壯志未竟，無以在海洋事業有番作為，但看著大有抱負的後期優秀老弟，忍不住，在譯作扉頁寫下「風簷展書讀、古道照顏色」，同時，補綴「為了我們血液裡共同擁有的海水鹹味」，期勉老弟，未來能更上層樓，嶄露頭角。

打從 15 歲那年 (1966 年) 9 月，懵懵懂懂踏入左營海官校大門，歷經師長們 7 年薰陶教化。畢業第 17 年，翻譯「獵殺紅色十月」。如今，一晃卒業已半個世紀。這條不算短的路上，從沒讓我覺得失望與後悔過。事實上，我覺得，再沒有那一種事業，能比擬投身海洋時，所享有的自由、無羈、及浪漫，與肩負國家、責任、榮譽時，能擁有的自豪與驕傲。

最後，藉「紅色十月」第一章裡這段話，

做個簡短結語…

「艦長，怎麼每一回出海，你好像都特別高興？」。十月號艦上的政委伊凡，探出頭問。

雷明斯艦長舉起手中望遠鏡微微一哂。

「伊凡老普，水手可能有一個家，但他必定會有兩個妻子，你恐怕永遠也體會不來，此刻我要去見的，正是那另一個妻子 -- 冷艷無情，但深繫我心的那一個。」

欣逢畢業 50 週年

謹以此文

獻給我終生熱愛的海軍

及培育造就我的母校 -- 海軍軍官學校

